

像一片云在飘

王秀瑜 著

中国  广播电视出版社

CHINA RADIO &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像一片云在飘

王秀瑜 著

中国  广播电视出版社

CHINA RADIO &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(阳光与大地文集 / 胡业昌, 王学忠主编)

像一片云在飘 / 王秀瑜 著.

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2010.4

ISBN 978-7-5043-5565-2

I. 像… II. 王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

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19070 号

像一片云在飘

责任编辑 刘跃钊

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
邮 编 100045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衡水市蓝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 180 千字
印 张 7.5
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二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34-5565-2
定 价 1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•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王秀瑜,笔名洁虹,1957年出生,山西省平定县人,曾在新华书店、煤矿从事管理工作,爱好文学,作品曾在报刊发表。

YANGGUANGYUDADIWENJI

阳光与大地文集

自序

这是我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，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，下岗女工打工妹们的现实生活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在我的周围，在我的朋友圈子里，下岗的下岗，离婚的离婚，但生活还是要过下去，于是全国各地出外打工的女人出现了，到处漂泊的女人出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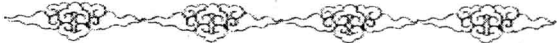
这部中篇小说，以来自全国各地的下岗女工的真实生活为背景，反映了她们在北京郊区各个层次的家庭当保姆、做家政，经过的痛苦与欢乐，也反映了她们随着社会的发展、人情以及爱情的变化，在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上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，以及经济利益的矛盾。

《像一片云在飘》这本书，是以下岗女工彩云为引线而塑造的一群女人的形象。她们走出困境，参与到社会的深刻变化中，展现了她们彻底打破传统观念，振奋精神，重新认识自我，实现自我，激励自己走自强不息道路的精神风貌。

出现彩云这样的人物，是我国改革开放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需。彻底打破过去认为这种人下等，终身为奴。成为工作职业，有了人权、人身自由权，相互学习、沟通、和谐。更进一步搭起人人平等的桥梁。

王秀瑜

2010年4月



那年代，在祖国的大地上，涌入
京城打工仔，如同抬头看见天上
一片云漂泊着。人们各自了解着、体
会着、认识着，辨别了、选择了、经
历了、走过了弯弯曲曲的人生之路。



目 录

· 上 篇 ·

- 1 春暖燕归迎亲人
- 9 冲突
- 10 地肥花茂人真诚
- 13 彩云搭桥化矛盾
- 17 旁观者清
- 19 千里相遇有缘人
- 25 现代经济利益
- 26 漂泊
- 29 照顾
- 33 车夫
- 35 葡萄熟了
- 39 女人
- 49 引
- 52 往返
- 55 行路
- 57 相处
- 67 注事
- 70 秋色
- 71 生存
- 80 自在

· 下 篇 ·

- 105 出门遭难无怨言
- 106 二次进京
- 107 活跃的变色龙
- 110 到郊外镇庄
- 112 如同母女情
- 113 自强自立史大妈
- 115 隔不断的女儿情
- 121 相互
- 130 儿子大起大落
- 133 镇庄新面貌
- 136 夕阳红
- 144 鱼水相依风波起
- 151 人与动物花草
- 153 劳力劳心永难分
- 163 重逢
- 174 优越
- 179 诗遇
- 187 打工妹们同床乐
- 189 同满族女人和谐相处
- 207 休闲
- 210 上天入地的空间
- 218 和谐相处共需求

·
上
篇
·



春暖燕归迎亲人

到了平谷要照顾好两位老人，这是小张对彩云的托付。同打工妹们一起坐着的彩云，站起身走近小张，认真的看着、听着、答应着。虽然彩云嘴里答应着，她的心里恍惚得很，她是第一次从山西来到北京打工的，平谷这两个字从没听说过，更没到过那地方，怎样去接受、去付出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她忽地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较低，心里沉沉的。

安排进城打工妹的小张满口的北京话，中等身材，上身穿着一短蓝色的牛仔衣，下配红小格的长裙子，更显的精神秀气，精力充沛。有时能看到身材魁梧年轻秃头的男青年坐在里边。鼻梁不高，一双小眼睛，盯着小张一声不吭，这是小张的未婚夫。剃成光头只是为了方便，这光头是小张给理的，小张只会理光头。到理发店浪费时间又花钱，索性自己来做，一举两得。

音乐铃声响起，坐在开往平谷方向车里的彩云接起了电话。

“哎，我在车上。”

“你到省医院下车。”

“行，可以。”

“我在车站等你，待会儿见。好，待会儿也得2小时左右才能到达。”电话里通话的是女人声音。

宽广的路面，奔驰的车。从车里的玻璃窗往外看，有高大的建筑物群，这里环境优美，又是风水宝地，吸引了各地有钱富人来居住，有着明显的穷富群体之分。

“省医院到了，有下车的请准备下车。”售票员在喊。彩云的心不由得忐忑起来，于是从座位上站起身，背着大包行李下了车。

站在路边，抬头看见早已站在路边的一家三口在等人。彩云心想虽通过电话但面也不识，她脑中一片空白。于是佯装走到另一开端，顺其自然吧！从一家三口中先走出来一个粗壮高大，圆脸盘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英俊而皮肤黑较粗糙，看上去从不梳头洗脸而衣服也不洗的男人迎上来，帮彩云一边拿包，一边说：“你就是从北京公司来的彩云吧？”彩云面无表情看着对方说：“我是。你是？”彩云问。

这位男人看着彩云想了想说：“你称呼我爸爸赵大伯吧，我是你赵大伯的小儿子，叫树恒。”

彩云顺手从包里拿出自己的身份证，递给树恒。他看后知道自己比彩云大四岁，彩云有点开心地说：“那我叫你哥吧，以后相互帮助。”

“行，这是嫂子脆脆。”

彩云走到脆脆的身边说：“谢谢嫂子来接我。”

嫂子说：“我们提前半小时就来等你啦。”

彩云看着小女孩说：“这是？”

脆脆说：“这是我的女儿盼盼。”

盼盼五官端正，看上去很干净很可爱，一声不吭跟随着走。相互之间一路走着交谈着，一同走进大伯家里。走进另一间屋，树恒把包搁在木箱上，对彩云说：“这是你住的屋，给你大门钥匙，进出方便。”脆脆对彩云说：“现在社会很好，人人平等，这是你的工作，晚饭后你可以出去。”彩云听到他们实在的为人，没有说话。看到这间屋里有彩电，彩云坐在床边，脚往后挪，踢到很硬的大纸箱，转过身蹲下来细看，床底下的纸箱里装有很大的红薯。彩云站起来，扫着床铺。树恒、脆脆夫妻二人双双离开走了出去，彩云扫完

床，静静的躺上去。听到脚步彩云很快坐起来。

树恒走进彩云住屋，对彩云说：“有饺子，你吃吧？”“我不饿，”彩云又接着话茬对树恒说：“再过三天是清明节，树恒哥你们给老祖宗上坟吗？”“不，我们不上，人走了，鞭炮都不放，大家聚在一起吃一顿饭就完事了，我家老祖先的坟墓听我爸说，早就搞平盖楼房了，到哪里上呢！”

“过来看看我爸爸妈妈吧。”于是彩云站起身，跟着树恒走了出去到另一间屋（门是指一个大门进来的套间门）。床上躺着86岁的大伯，大妈81岁，两位高寿老人。大伯的声音高而宏亮，面带微笑对彩云说：“吃饺子吧。”“大伯，我不饿。”彩云边说边坐在二老床前的凳子上看着，心想：这一次不能同我的姐妹，兄弟一起给祖先上坟了。但缘分聚合，这就是我同这家人，有长辈的家有缘。彩云想着思念着。大伯看着彩云心想：彩云不是农村粗壮的妇女，她能干的了这活吗？大妈的眼睛看不清，只听着。

晚上彩云躺在床上，有一种憋闷的感觉，总也睡不着。于是坐起来，坐累了又躺下，忽然听见开门声，随之客厅的灯亮了起来。彩云抬头看表，是早晨五点多，有人走进大伯大妈的住屋，仔细再听，啊，原来是识哥在说话，是来给大妈穿衣服的。彩云起身打开住屋门，穿过客厅到大伯大妈的住屋，看着识哥给他母亲穿好衣服，又去厕所倒掉尿水。大伯对彩云说：“没有叫你，你不用管，回去睡吧。”彩云很快走回自己住屋。晚上睡觉，大伯大妈讲究女面朝西，男面朝东，不准说话。树恒关了客厅的灯，随后走了出去，关好大门，一片寂静。

一阵开门声，彩云抬头看表是六点十五分。听到有人进来，又关好门，走了出去。大伯放开半导体在听新闻，彩云打开电视机。啊，毕竟是在北京！有这么多台！一时间，彩云喜悦的心情挂到了脸上。

大伯高嗓子喊着：“开饭了。”彩云很快走到了厨房，有热乎乎的豆粥、肉饼、油饼、芝麻烧饼、鸡蛋，打开橱柜，里面放着两个小碗，这是给大妈用的，其余有大碗、盘子等吃饭的用具。彩云先给大伯送上一碗粥，油饼、肉饼、芝麻烧饼、鸡蛋各一个，摆在桌子上。大伯早已坐在桌子前等了。然后给大妈一小碗豆粥、半块肉饼，油饼用刀切碎，放在豆粥碗里，再用汤匙送到大妈身边，扶起老人，一口一口喂着吃完，一日三顿吃饭如此，彩云扶着大妈躺在床上。洗刷完后，又到洗手间拿上大妈的脸盆、毛巾和热水到大妈床前，给大妈洗了脸。

大伯对彩云说：“早晨是我的小儿子树恒送饭来。他穿衣送饭都是按时按点：中午一点，晚上七点或九点，然后脱衣帮我老伴解手。”彩云站在旁边听着大伯的话，心想：识哥利用下班的休息时间照顾二老十年如一日。老人已经瘫在床上十八个年头了，开始是女儿照顾，现在我的大女儿都有孙子了，要照顾她的孙子，顾不上我们了，那就辛苦你帮忙了，吃饭吧。”彩云走到厨房把这些饭随便拿到自己住的屋，一边吃一边看着电视。吃完后到厨房把碗刷了。抬头从窗户往外看，前后楼房，两边有高高的围墙围成了宽广的大院。大院门房的看门老头儿，个头不高，一条瘸腿，走起路来歪斜着。他时常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，眼睛呆呆地看着进出来往的人。陌生人是不许随便出进的，要有理由；邮递员送来报纸，放在门房。他一份一分把报纸分开，发给离退休的干部们。

住在这院里下班回来，吃了晚饭后坐着很多人。有一位中年妇女。身材不高，满脸麻子，细看她露出的腿、手同脸上的一样全是麻子，最能高声说话，一双眨着狡猾的眼睛。她常对彩云说自己是干部子弟，在北京有两套楼房，平谷也有房，这屋是她爸爸留给她的。再看院里停着很多车，有夫妻俩一起回来的，有爷爷带着孙子回来的，还有儿子回来看父母的。

再看大伯家里，推门进来的女人，手提香蕉、肉和点心好大一堆，直冲着大伯大妈的屋走去，后面跟着一位小女孩。女孩在鬓角两边扎起黑亮的秀发，捆着圆蓬蓬的两朵粉红色花团。脚穿草绿色皮鞋，上穿粉红色花衣，下身是绿色的裤子。女孩瘦条身材，天真活泼，眨着小眼睛，抿着红红的小嘴唇。原来是大伯大儿子的女儿，名叫芬英。跟着的小女孩是芬英的女儿丽丽。芬英中等身材，粗壮的身体，细黄的头发丝，长着圆圆的大脸盘，高颧骨。她高高的嗓音，绷着脸，来到大伯大妈床前，贴近大妈的脸喊着：“奶奶，我来看您啦。”于是双手扶起老人。帮大妈解手后，洗了手，又和面剁肉，掐起饺子来。彩云帮着擀片，丽丽走进大伯身边喊大伯太爷爷，四世同堂欢乐团聚。饭后为了不打扰大伯大妈的休息，母女走出大门骑着摩托离开了。

晚上十二点钟，彩云住的房间墙上的铃响了。独自躺在床上睡觉的彩云，很快起来走到大伯大妈的住屋，是大妈要解手。彩云扶起大妈，帮助解完后，又回到自己的住屋。彩云躺在床上睡不着，心想：大妈虽然不是大骨架、肥胖的体态，可是身体很重，扶大妈得很用劲。想到力气活，彩云又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那是在四周环境草根连片的山下小村庄度过的。过年穿着奶奶做的新衣服，晚上睡觉爷爷给铺被窝，爸爸带着玩，妈妈抱着吃……不幸的是8岁时，母亲因病去世。想到这里，彩云悲伤地掉下了眼泪。窗外院里的狗群打闹着，汪汪叫着。彩云陪着隔墙的两位老人，连同窗外的狗群。

早晨走出来，大伯看见彩云那双红肿的眼睛，对彩云说：“干不了这活儿，你就回去吧。”“大伯，我还能干，没事。”彩云融入了大伯家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。

半个月过去了。芬英同大伯的小女儿树青来看大伯大妈，双手提着大堆吃的东西，其中有大块肉。彩云热了一大盆水，大妈的女儿、孙子两手扶起大妈，用热毛巾擦起身体来。芬英用手捏起很

多死皮，一边捏，一边开玩笑说：“奶奶这次可把陪您身体的宝贝丢掉了，看起来好像从来不洗身似的。”从头到脚洗完后，给大妈干干净净换上新衣服、新裤子。大伯大妈的小女儿树青把肉切成方块，加入很多佐料炖了起来。小女儿炖的肉，她的母亲、父亲是最爱吃的。炖好的肉块，用小碗一碗一碗分开。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在冰柜里冻起来，吃的时候再拿上锅蒸熟。彩云忙着给大妈洗涮换下来的衣服、尿布，以前彩云掉过眼泪，现在习惯了。饭后推门进来的是大伯大妈的小儿子树恒。

树恒上身穿深色制服，外套比制服的色稍浅点儿的马夹，看上去半年也没有洗过一次，很脏。下穿军绿色裤子，裤子的口边是磨破的，两只脚的鞋底走路磨少了半边。他精神十足，结实粗壮的体态，从背影看去，有点儿背驼，脚步稳重。手中的大袋散出肉香味。彩云看见问：“这袋里装着什么？”“是狗食，肉骨头。”

树恒说话声音清亮，眼睛一直朝前看着，一边走，一边说。从家里的小门走出去到院里，下了台阶，台阶的石边有个较大的狗窝，属于两条又白又胖、猛头猛脑的大狗。从窄小的走廊转弯的门走出去左边还有小狗窝，那是两条不到两岁的小狗。两条小狗的毛色有黄白斑点，扭过头来从右边再看是比较大一点的狗窝，又有两条狗，原来是小狗的爸爸妈妈。两条雪白的狗，怎么能生出斑毛狗呢？它们是一家传宗接代吗？不是当事人是不清楚的，雪白的两条大狗没有什么名字，小狗的妈妈是花花，狗爸爸是妮妮。啊，原来大伯大妈是四世同堂。在院里喂的狗是三世同堂。树恒下班后，不仅要关心四世同堂的父母，还要喂三世同堂的狗。

看见主人树恒来喂食，两条白狗都没动身，反而两条小狗早已摇摆着尾巴，两条小腿蹦跳起来，在门口迎接。树恒把狗食放在了盆里，两条大狗走过来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两只小狗退靠一边。树恒又拿出另一盒，把狗食分开喂着。两条小狗围着树恒又蹦又跳

玩儿起来，很可爱。到晚上黄昏时，两条大狗脸对脸嘴对嘴吼着“汪、汪、汪”，全身跳动着，发出嚓嚓嚓嚓的声音。有时有人来，打都打不开。两条白狗守着自己院里的窝，从不走出去；两条小狗只要开门就往外跑，转眼跑的不见狗影了。而妮妮是大伯最宠爱的，时常在大伯大妈的床底下躺着不出来。出来时也上床陪着大伯，抬头看看大伯，把脚蹄放在大伯手里，很少吃东西。好像对大伯说，你吃吧。它是狗群里最瘦的一条，狗通人心，它总贴近靠近大伯，大伯很宠爱它，还很关心，花花却有吃的东西就跑，吃完后就离开。

院的中间是用砖砌成的长方形地，干干净净的，还有长凳子。院里有大面积的土地，种着很多树，有柿子树、猕猴桃树、杏树、桃树，在这里大桃最出名。大片的葡萄在架上铺展着，这些都是树恒的独占地。

冲 突

上午，树恒爱人脆脆两手空空推门进来，脸上长着小红点，满脸通红，颧骨两边的小红点儿显得更多，有点不顺心的样子。走进大伯大妈的住屋，粗而声高的嗓音，对公公婆婆说：“你儿子树恒全都关心你们啦，我们的家似乎不存在，没有啦，这是什么日子？你要说说你们的儿子。”大伯两眼直盯着儿媳妇，没有吭声。脆脆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，没有喊爸爸，又对公公说：“你有四个儿子，不是就树恒一个儿子。”大伯听了儿媳妇的话很生气，高着嗓音对儿媳妇说：“你大哥岁数大了，又在市区住，离得远；二哥出了车